



評苑
改正

文選旁訓大全

十

流十四

~ 16
2527
8



和16
2527
10-8

十卷



評苑文選傍訓大全卷之十三

欽差提督紫荊等關易州兵備副使信安四泉余國買總閱

保定府知府新城齊守王象乾刪訂

大正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磯貝壽吉氏贈



對問類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
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
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
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
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
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故鳥有鳳而魚有鯢。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夫。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岷嶺之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設難類

答客難

東方朔

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時舉賢良方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

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弁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天下平

詩曰伊尹大卷之十一
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
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緩之則安。動之
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
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
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
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
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
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
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
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天。聲聞于地。

荀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
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
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鸛鶴飛且鳴矣。
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
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夫有常度。地
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訐其功。詩云。禮
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昆而前旒。所以蔽明。黠纒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
聰有所不聞。舉太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
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

禮記卷之十一
伊尹大卷之十一
詩曰伊尹大卷之十一

伊尹大卷之十一

三

風月

史記樂毅
趙國相
趙王好賢
樂毅於燕
時以禮待之
委質為臣
漢書
其謂上曰
稱東蕃
乃說齊
廣以為
歷下守

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
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
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
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
毅秦之任李斯漢用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
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
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
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猶是觀之譬由臆
馳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
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

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解嘲非而不知他日為荆大夫有甚於此所謂
泊如自守卒成在說以此

楊雄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
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
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楊子曰吾聞上
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
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
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
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

解嘲

說人主下談公卿自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
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踈獨說數十餘萬
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
然而位不過侍郎權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
何為官之拓落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靴
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
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
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
自盛以素或鑿坏以道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
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禹

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微以糾墨製以鑢鉄散以
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慮是以天下之士雷
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
自以為臯陶戴紕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
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
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解之
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
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殺
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
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

○史記唐李
見其澤就觀而
笑曰吾聞聖人
不相殆先生乎

齊相公見亦臣
稷曰且三至弗
得見徒皆自為
乘之至見布衣
之士百三至而
不得見可以此
矣公曰不然士
傲爵祿者固
輕其主君傲霸
王者亦輕其士
縱天子傲爵
祿庸敢傲
霸乎乎

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
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
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
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
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
舌而奮其筆室隙蹈殿而無所訕也。當今縣令不請士
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
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
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
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

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
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筆者亡
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
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
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鷓臬而
笑鳳皇執蠓蚳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
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
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雎魏
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徽索翕肩踊背扶服入橐激
叩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

評七芳洲六八卷之三

秦昭王同母弟也

匹夫也。顛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益其咽而
言和向前也言無真並離也
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
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
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
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
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
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
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
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
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雖其人之瞻智哉亦會

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
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
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門名驃騎發跡於祁連東國公前里先生御里李晏英公同馬長卿
竊其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
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答賓戲 升二序

班固

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
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
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
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

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暇，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綬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繡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振技濤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緬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清波，摘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

齊國無錫將
保聊城而自連
乃為書以之
於矢射以無將
將將得之油自
殺之
○仲連游於趙
是時秦伐趙秦
聞魯君在趙為
謀秦軍之退
五十里趙遂安
也趙王以千金
為壽仲連垂帶
不受

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不亦優乎。主人道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突與之燄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驚，於是七雄虺鬪，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游說之徒，風馳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雲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擗朽磨鈍，鈿力皆能一斷，是故曾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靡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

衡人散之亡命源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
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
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顛頓福不
盈皆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且功
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
賈國說難既道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
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
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灑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統恢
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
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

源共流沐浴玄德真仰太蘇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
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
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
矚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整敦而度高平泰山懷九澗而
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
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
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各繇謨虞
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
兆動於涓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根皆俟
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

勲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聞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園。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手歷世莫。眠不知其將合。

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鼈媾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躐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推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辭類 秋風辭 井序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

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漢武帝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

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歸去來辭

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

與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故命篇云歸去來

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

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眴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

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耘耔而登東。臯以舒。灑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序類

毛詩序

商

商字子夏衛人也孔子弟子為魏文侯師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

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受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

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
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
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
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共詩篇名 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
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
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
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尚書序

孔安國

安國以治尚書為武
制博士遷臨淮太守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

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
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
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
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
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
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
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
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

周芟夷煩亂。蕪截浮辭。舉其閎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際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

漢宣帝子名餘

一本作昨知

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

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

拜尚書郎祿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予則加位特進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趨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

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父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
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
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
而柔之使自求之履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
例旨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
脩之以成一經之統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
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
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啓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
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義故傳不

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
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
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
族尊夫人剝亡城繹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
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
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假許田之類是
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主
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
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
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

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此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廣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

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主。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

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
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
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
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
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
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
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撓言乎其位則列國本
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
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
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

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
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
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
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
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
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
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
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
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亦不在三叛之數
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

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三都賦序

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謚高名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謚稱善為

其賦

皇甫謐

謐字士安年二十始受書得風

序 痺疾猶下不輟卷舉謐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伸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

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予夏序詩曰一曰風

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

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

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

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

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

乖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

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冒天地之表細者入

毫纖之內雖充車駟不足以載廣廈接榘不容以居

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

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鮮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備之士甯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由夏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却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三國而鄰氏以交禪比唐虞既已著逆順且以為鑿戒蓋蜀包深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行考

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為我上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思歸引序 思歸引古曲名崇為太僕卿有思歸之意故有此作今選中但採其序而不錄其引
石崇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遯於河陽別業其制定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柏木幾於萬株流水

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游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有凌雲之操。歛復見。率羈婆娑於九列。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今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

豪士賦序

豪士謂智勇人也。機惡見。劑主剛自。於其功有。莫能。心因賦。以諷。入選。卜。但錄其序。不載其賦。

陸機

天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為量。

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禁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繫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管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

懷書自宣帝
望見高廟
光從恭錄上內
嚴謹之若真
刺海

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
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
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衽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
誓衆奮於阡陌之上况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
樹忍不足以敵怨勤與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剗
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審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
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爽鞅鞅不悅公且之舉高平師
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
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
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

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
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
之懿太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
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
矣又况乎饗大名以勛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
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
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
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
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墜危機
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

事之已拙。知曩勲之可矜。貲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為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于狷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之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為。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篲之累。積成山岳。

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僕飲於樂遊苑。且祖道。

江夏王義恭。御賜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顏延之作序。 顏延之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淵流遂往。詳畧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有宋由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嚴文承歷。景屬宸居。降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承德於少陽。王宰宜哲於元輔。畧緯昭應。山瀆效靈。五方

雜選四喚來暨選賢建成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
酌之於故實大予協樂上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
國容賦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
官采遺於內輪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於外頽莖
自見也連理木也素堯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軌漠之
貢府無虛月烈燧千城通驛萬里亭居之君內首稟朔
卉服之會迴面受更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警蹕清
夷表裏悅穆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宮飾禮
神之館塗歌邑謠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日躔胃維月
軌青陸皇祇發生之始后主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

以惠庶氓之願加以一王干邁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
命司歷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南除輦道北清禁林
左關巖陞右梁潮源略亭皇跨芝廬苑太液懷曾山松
石峻崦蔥翠陰燠游泳之所橫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
離宮設衛別殿周徼旌門洞立延帷接極閱水環階引
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胤緹騎搖玉
鑿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既而
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紅旗委旆着菽芬藉觴
醴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三奏四上之謂
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文飾纒青翰侍

御華裔殷至觀聽鷺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裝藻野
袷服緝川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上膺萬壽下
提百福布遊稟和闔堂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
總駟聖儀載佇悵鈞臺之未臨慨艷宮之不縣方且排
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宴並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
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
幸芳林園輒飲勅勳為序

王融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
焉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體元則天悵望姑射

④武王克殷
永歎曰嗚呼不
淑充天之對自
鹿至予在由具
明不寢

①帝王世紀曰
湯即位遂遷
九鼎于亳至天
堯而有德德
②鄧析子曰明
君之御民若衆
奔而無轡履
冰而負重也
④尚書若璽

之阿然宵眇寂寥其獨適者也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
臺之上穆滿八駿始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
民共也我木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
太室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
歸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坳
之慙紹清和於帝猷顯懿於王表駁發開其遠祥定
爾固其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
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
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合
弘而不殺猶且具明廢寢具畧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

尾游於春水

御奔於秋駕可謂魏魏弗與蕩蕩難名秉靈圖而非泰

涉孟門其何險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

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

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胃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

海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磐石跨張昌姬韜軼炎漢元宰

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躡之歡來仕

允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望朱弗斯皇室家

君主者也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

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引鏡皆明

目臨池無洗耳沈寘之怨既缺過軸之疾已消興廉舉

明
自照日時清日
誅水潔與鏡
乃託旨且述
於蜀蜀人作永
公孫述竊仕

漢書曰唐遵
以明經師行顯
名於世長弊履
穿

淮甯士曰禹

平天下金聖會

愁日之野又南經

防風之神怒則

之有起雷神恐

以又自貫其心

禹哀之乃投

瘞之以不死之

藥昔生是謂

貫骨之民

孝歲貢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甸協律總章之司

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華壺宣夜辯氣朔

於靈臺書勿珥形紀言事於仙室褰帷斷裳危冠空履

之吏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勤恤民隱糾逃王慝射

集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讒莠

蔑聞攘爭掩息稀鳴釋於砥路鞠茂草於圓扉耆年闕

市井之游稚齒豐車馬之好宮階昭泰荒憬清夷侮食

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墜首貫曾之長屈膝厥

角請受纓縻文鉞碧帑之琛奇幹善芳之賦執牛露犬

之玩乘黃茲白之駟盈衍儲邸充切郊虞匪廣相尋鞅

未詳一日當作越

其國人南行述北向也

遠國異鳥之名

惟本作梅良

①黃帝有別殿
草出於道若後
人入朝則風而
頃之故曰後指

②帝世紀曰
堯與群臣沈
壁於河為
握河記人尚
書侯是也

譯無曠。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麟之
轍。綏旌卷悠悠之旆。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
金罷刃。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
佞枝植。曆車寧。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
文。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踐八九之遙
迹。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
歟。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已。惟暮之春。同律
克和。樹草自樂。榘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
乎時訓。行慶動於天曠。載懷平圃。乃瞻芳林。芳林園者
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均乎姚澤。煦煦尚

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求中和而經處。
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雲構。離房乍設。層樓間
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蘭
泉於玉砌。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遭迴。潺湲徑復。新
萍泛泚。華桐發岫。雜天來于柔莢。亂嬰聲於懸羽。禁軒
承幸。清官俟宴。緹帷宿置。帟幕宵懸。既而滅宿澄霞。登
光辨色。戒道執爰。展軫效駕。徐鑿警節。明鐘暢音。七萃
連鑣。九旂齊軌。建旗拂蜺。揚葭振木。魚甲煙聚。貝冑星
羅。重英曲瑤之飾。絕景追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駿函列。
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

平在芳洲大全卷之二十一

詩曰君子方年介爾景福

計爾乃迴輿駐罕。岳鎮淵渟。眸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葆佾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奮動郊詩。召鳴鳥于兪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正歌有闕。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

文憲孝齊尚書令王儉也

任昉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中家謀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為海內冠冕古語云仁

徐州刺史官履有刀工想之為三公可服此刀履謂卿駕至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山星故以此相與及祥死之日以刀投第覽百五竟凡此後必與之足相此刀故以相與漢書曰王吉為諫議大夫居長安其東家有犬樹而食以啖吉後知芝乃去婦東家聞而欲殺其樹鄰里固詰冬還婦

人之利天道運行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若離剪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典踐得一之度幾信乃鼎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于此蔚為帝師况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禰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宏覽載籍博遊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邇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然檢鏡所歸人倫異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函洛不守憲章中輟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日至若

伯禽康叔朝
於成王見周公
三見而三筮之
三子有駭色乃
問商子商子曰
南山之陽有木
名橋南山之陰
有木名梓二子
何不往觀之見
橋木高而仰見
梓木實而俯
子還告商子商
子曰橋者父道
也梓者子道也
言王公有孝友
之性自天而成
豈惟見橋梓而
知也
韋皮細喻緩
也經弓絃喻急
也西門豹性急
故佩韋以自緩

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
敬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
未嘗留心也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年
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於公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
雅之體無待韋弦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瑗之早標聰察
曾何足尚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
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初宋
明帝居藩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發
舊塋投棄棺槨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義感
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初拜秘書郎遷太子

黃子性緩
故佩韋以自緩
後漢齊郁年
五歲母病不能
飲食及常抱持
涕泣亦不肯飲
食其母憐之為
飲良許夏已
愈郁察其類也
味愈復不食也
後漢黃琬七
歲失父母瓊
育之是時以食
京師不見瓊以
狀奏問深太后
問所食多幾瓊
思其對未知所
出琬在傍自何
不言自食之餘
如月之初瓊即
以其對太后也

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秘書丞於是
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
蓋嘗賦詩云稷契臣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
之迹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
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
位亞台同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
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答詩云老夫亦何
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出為義興太守風
化之美奏課為最遷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
部郎參選昔毛玠之清公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俄

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補太尉右長史時
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雲寔資人傑是以宸居廊
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既建以
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
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
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
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
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館
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尋表解選詔加侍
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

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國將
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六輔
殊風五方異俗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故能使解劍
拜仇歸田息訟前郡尹温太真劉真長或功銘鼎彝或
德標素尚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
協神期用彰世祀時簡穆公墓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
表求解職有詔不許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
茲望實復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州陽尹領太子少傅
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臥轍棄子後予嗟怨皇
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又領本

六輔謂其
馮詠扶風河東
河南河內
子出堂殺其
備最將殺也
荆乃晚日全願
殺我以代世死
佐雖言有日許
椽郡中權重
何敢相侵遂解
劍而去
前漢韓延壽
為東郡太守有
兄弟相與訟
延壽乃自檢身
閉閣不出視事
於是訟者自責
議終不乖也

○晉和嶠為中書令首最勤監公同車而行嶠不禮最常以意氣加之每專車而坐專獨也最遷為尚書令入皆貴之最不悅謂曰奪我鳳皇池何所損也

州大中正嶠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謙光愈遠大典未申六年又申前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必使無訟事深弘誘公提衡惟允一紀干茲拔奇取異與微繼絕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興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軫勵儲鉉傷情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春者不槨工女寢機而已哉故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

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為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妾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遠必加善誘勗以丹青之價弘以青真之期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窮涯而反盈量知歸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寔寄宏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已之

晉書卷之六

④戰國策應侯
曰鄭人謂王之
未理者為璞周
人謂風之未附
者為璞周以懷
璞過鄭問晉自
欲賈璞乎鄭實
曰欲之出其璞
示之乃鼠也因
謝而不取

心。事隔於容。詣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
千。臨事每不可奪。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
異端。歸之正義。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至於軍國遠圖。
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
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
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
為吏。積習成奸。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公乘理照物。
動必研幾。當時嗟服。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儒。民瑚璉
之宏器。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
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

知己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
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
該軍國。豈直彫章縉采而已哉。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
地。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昉嘗以筆札見知。
思以薄技效德。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為如干卷。所
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為一家之言。不列于集。集錄如
左。

頌類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
中和樂職宜布詩。褒因奏言

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
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熬哈糗者。不足

評苑傳訓卷之十三

與論太牢之滋味言其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

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

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記

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

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

用力少而就功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

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鏘

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忽若筆汜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

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

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曾喘膚

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齟齬乘且王良執靶韓哀附輿

縱騁馳驚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

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遠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

絰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

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

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

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

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

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

得人入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

得入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

得入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

得入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

得入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

轉詩外傳曰
成王封伯禽於
魯周公誡之曰
無以魯國驕
吾之休三振髮
一飯三吐哺猶
恐失天下之士
也

評苑傳訓卷之十三

用其謀陳見惴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
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力百里自
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連籌合
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
辱與潔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
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
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
蟬蛸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
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

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鐘蓬門子鸞烏號猶
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
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
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
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
莫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彈傾
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
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
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誠信若彭祖噉
虛呼吸如喬松耻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

王臣作類
卷之三
三十四

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趙充國頌

漢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

國圖畫而頌之

楊雄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

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

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

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元。遂克西戎。

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別有虎。詩

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赴赴桓桓。亦紹

厥後。

出師頌

後漢鄧騭字昭伯女弟為和熹皇后安帝立騭為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涼部

叛羌搖蕩西州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

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為大將軍 史岑 岑字恭山後漢沛國人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宵映。素

靈夜歎。阜運來授。萬寶增煥。歷紀十二。天命中易。西零

不順。東夷薄遊。乃命上將。授以雄戟。桓桓上將。是天所

啓。允文允武。明詩悅禮。憲章百揆。為世作楷。昔在孟津。

惟師尚父。素旄一麾。渾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律。薄

伐獫狁。至於太原。詩人歌之。猶歎其艱。况我將軍。窮域

極邊。鼓無停響。旗不雙褰。澤霽遐荒。功銘鼎鉉。我出我

詩經卷之二十一

卷二十一

三卷丁

師于彼西疆。夫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
介珪既削。列壤酬勲。今我將軍。啓土上郡。傳子傳孫。顯
顯令問。

酒德頌

劉伶 伶字伯倫晉
沛國人也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
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慕天席地。縱意所如。
止則操卮執觥。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
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
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嬰承槽。
銜杯漱醪。奮髯踉蹌。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

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
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
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漢高祖功臣頌

并序

陸機

相國鄴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
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
陰韓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黠布。趙景王太梁張耳。
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縮。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大
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
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

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
 傳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斬欽太行廣野君高陽酈食
 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大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穰
 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
 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
 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塲下躡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
 靈改中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沈跡中鄉飛名帝錄慶雲
 應輝皇階授本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
 哭金精仍頽朱光以渥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蕭公

王跡是因網繆敵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
 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名蓋羣后是謂
 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嘿有此武功長驅河
 朔電擊壤東協策淮陰亞跡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
 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
 無遁形或關是闕鴻門是寧隨難榮陽即謀下邑銷印
 基廢推劑勸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
 集霸楚寔喪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弭翼鳳戢託跡黃老
 辭世却粒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游精杏漠神跡是尋重
 玄匪輿九地匪沈伐謀先兆擠響于音奇謀六奮嘉慮

評列傳諸公金卷之三

三十一

四迴規主以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定權韓王寤
一本作於執胡馬河開迎文以謀哭高以哀灼灼淮陰靈武冠世
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興騰跡虎噬陵險必夷摧
五臣作逆剛則脆肇謀漢濱遠定渭表京索既扼引師北計濟河
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勢踰風掃拾代如遺偃齊猶
軍三州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
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推德辭通絕楚彭
越觀時發迹匿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威凌楚域質委
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烈烈黥布耽耽其聘名冠疆
楚鋒猶駭電觀幾蟬蛻悟主革面肇彼泉風翻為我屬

天命方輯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元凶既夷寵
祿來假保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滅舍福取禍張耳
之賢有聲梁魏士也周極自詒伊媿俯思舊恩仰察五
緯脫跡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悴葉更輝
枯條以肄王信韓孽宅王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盧
縮自微姁戀我自躄功踰德祚爾輝章人之貪禍寧為
亂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銷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荆
王董我王董我圖四方殷薦其勳庸親作勞舊楚是分
往踐厥宇大啓淮濱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
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志淑人君子寔邦之基義形

于色憤發于辭主亡與亡未命是期絳侯質木多苦寡
言曾是忠勇惟帝攸歎雲驚靈出景逸上蘭平代禽豨
奄有燕韓寧亂以武楚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實
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勳耀上代身終
下藩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宣力主室匪惟厥武總于鴻
門披闥帝宰聳顏誦項掩淚瘡主曲周之進于其哲兄
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振威龍脫據武墉城六師寔因克
荼禽黥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戎軒肇跡荷策來附馬煩
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謀穎陰銳敏屢為軍
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

光啓于東陽陵之勳元帥是承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
王殄國俾亂作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竭嘉謀退守
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東據險二塗輜軒東
踐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擊我皇寔念言祚爾孤
建信委輅被褐獻寶指明周漢銓晞論遺移帝伊洛定
都鄴鎬柔遠鎮邇寔敬攸考抑抑陸生知言之貫性制
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夷凶剪亂所謂伊人邦家之
參百主之極舊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
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馳三代憲流後昆無
知敵敏獨昭奇跡察倅蕭相貺同師錫隨何辯達因資

於敵紆漢披楚唯生之績皤皤董叟謀我平陰二軍編
素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
木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紀信誑項軫
軒是乘攝齋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周苛
慷慨心若懷冰形可以暴志不可凌貞軌偕沒亮跡雙
中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天命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
永詔長悲侯公伏軾皇媪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震
風過物清濁效響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弘海者川崇山
惟壤韶護錯音亥龍比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綱劔宜其
利鑿獻其朗文武四充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類

東方朔畫像贊 并序

夏侯湛

湛字孝若譙國人才華富盛早有名譽為散騎常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
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
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樂也故薄
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
可以垂訓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
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
為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林儻搏
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

詩苑傳訓大金卷之十三
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轡御相。嘲哂豪傑。籠擊靡前。踰籀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嘘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遙

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弗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汗若浮。樂在必行。處儉固憂。跨世凌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栖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在。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棟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鑒孔明。彷彿風塵。用垂

詩苑傳訓大金卷之十三

頌聲

三國名臣序贊

表宏

宏字彥伯陳郡人為東郡守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雖遭離不同且跡有優劣至於體分異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堯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車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眾執方者必以

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遠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曾連以之赴海袁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為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

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
 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
 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魏臣荀彧宗文若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
 救世之心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面
 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籌畫不
 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
 亂神器遷逼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
 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
 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教有
 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

故達識攝其弊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
 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
 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
 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
 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穰袂於後豈非
 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五臣作拘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
 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
 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
 后授之無疑心五臣作受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
 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

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
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
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譽愕而已哉然而杜門不
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
不同况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
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
垂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為世作範不可
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為之讚云○魏志九人蜀志四人
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
依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

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
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
夏侯玄字恭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洪飈扇海一浪揚波虬虎雖驚風
雲未和潛魚擇淵高鳥候柯赫赫三雄並迴乾軸競收
杞梓爭采松竹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
菊英英文若靈鑿洞照應變知微探賸賞要日月在躬
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玉石同碎達
人兼善廢已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救生人終明
風槩公達潛朗思同著蔡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

跡蓮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惜惜幕裏筭無不經
疊疊通韻跡不重傳雖懷尺璧顧晒連城智能拯物愚
足全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
德心汪汪軌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
言雖遇履虎神氣恬然行不脩飾名跡無愆操不激切
素風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宇高嶷忠
存軌跡義形風色思樹芳蘭翦除荆棘人惡其上時不
容哲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運極道
消碎此明月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
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胎答長文通雅義

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民未知德懼若在已嘉謀
肆庭謹言盈耳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
下淵哉泰初守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
跡滄心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
合徒廣容身靡寄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愛既同情禮
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玄伯剛
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陞端委虎門正言彌啓
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
稟先覺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
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雲霧宗子思寧薄言解

詩苑傳言卷之二十一

四十五

釋褐中林鬱為時棟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
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綢
繆哲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畧既陳霸業
已基公琰植根不忘中正豈曰摸擬實在雅性亦既羈
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公衡冲達秉心淵塞
媚茲一人臨難不惑疇昔不造假翻鄰國進能徵音退
不失德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公瑾
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
跡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璧三光參分
宇宙暫隔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

略威夷吳魏同寶遂獻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業
未純把膺託孤惟賢與親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
面寔由老臣才為世出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
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子瑜都長體
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教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無
鵠鷁固慎名器伯言蹇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獻
替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與元歎穆遠
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立行以恒匡上以漸清
不增潔濁不加染仲翔貞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
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說說衆

詩林傳

四

衆美貞

評文傳前六金

賢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駿首天路仰挹玄流俯弘時務
名節殊途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
之不匱尚想遐風載挹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

符命類

封禪文

封泰山禪梁父築土為壇因高事天告王者之功成銘於金石以示後代也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秦之其遺札言封禪事也昔史魚以尸諫而長卿乃以佞辭逢君慎寵身後邵雍詩云猶喜曾書封禪書寓意深矣

司馬相如

伊上古之初肇自顛穹之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率
邇者踵武述聽者風聲紛輪威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
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問若淑

而不昌壽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

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書曰元首明

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

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至隆

大行越成而後陵遲衰微千載正聲豈不善始善終哉

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跡夷易

遵也湛恩厯鴻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

繼也是以業隆於繼緒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

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太

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湧原泉湧曼羨旁鬼

東流良長多矣

四塞雲布霞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

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適陬游原遐闊泳沫首惡鬱沒

晦味昭晰昆蟲聞澤回首面內然後罔騶虞之珍羣微

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貉共柢之獸獲周

餘珍放龜于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囿實於間

館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

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微夫此之為符也

以登介丘不亦慙乎進讓之道何其美歟於是比同馬

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誨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

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應期紹至不特

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况榮上帝垂

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擊三神之歡缺

王道之儀羣臣慙焉或曰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

辨若然辨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亦各並時而

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

夫脩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故聖王不替

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勤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

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皇皇哉此事天下之壯觀王者

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摺紳先生之

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衆錯事猶兼正列

正范傳訓大金卷之十三

四十七

宋

周武之伐紂洛河有與躍蒼玉舟玉以為瑞乃以祭天

本作前 善本無下

宋

其義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
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所以永
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
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廻慮
總公卿之議論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
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
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
之非唯徧之我汜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
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圃
白質黑章其儀可嘉皎皎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

親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
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
社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耀
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喻以封禪披藝觀之天
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
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
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劇秦美新

井序楊雄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少
計其勝負比其優劣之義劇言暴甚
也王莽定有天下之號日新是時雄仕莽朝
故著此文以悅莽通篇若參天一地上帝后

士亥符黃瑞天剖地合天祭地事皇帝下士
天衢地釐何爰天地之煩也辭得無游且屈
乎不知何
以入選
楊雄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
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位
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
尚古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執粹清之道鏡照四海聽聆
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
闢已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同
馬相如作封禪文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胸病
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

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

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惟睚眦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剖

判上下相嘔爰初生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

豐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

於義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

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

智獨秦屈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

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從擅衡并吞六國遂

稱平始皇盛從鞅儀幸斯之邪政馳驚起翦恬賁之用

兵。刻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乘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獮而不臻。甘露嘉醴。景耀浸潭之瑞。潛木弗經。賁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競競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微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桀紂。况盡汛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

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缺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渾淳。湧瀉。川流海濘。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侷儻譎詭。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

卷之五
軍玉奇等
元符瑞異物
殊怪之事於
天下四十八章

平定

卷之五

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室其疇

離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音格若夫白鳩丹鳥善木作家素魚斷

地方斯茂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皇王纘帝隨此亦有白魚之祥

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高相有軌自地之應豈知新室委心積意湯有白鳩丹鳥之瑞

儲思垂務旁作穆穆明且也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五臣作知

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五臣作亦

秘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圃翺翔乎禮樂之場淵殷言斗斛也

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言法令也

兆古文畢發煥炳照耀靡不宣臻式軫軒旂旗以示之

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衮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五臣作煥

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脩

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

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

田免入役方甫刑五臣作馬匡馬法恢崇祇庸樂德懿和之風廣

彼摛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

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行而不韞積郁郁乎煥哉天

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

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五臣作以

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

京師沈潛甸內而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而述前典巡

歷

歷

歷

歷

歷

歷

歷

歷

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廣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
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况堂堂有新
正丁厥時崇嶽滄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
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
勤讓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奮三爲一襲
以示來人摘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
含其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疑庶
績咸喜荷天衢提地輦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作越照」
典引并序典者常法也引者伸也尚書疏堯之
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引而伸之故曰

班固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邵郝萌等
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宜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
大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等對曰此贊賈誼過秦
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
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
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同馬遷著書成一家
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
非誼士也同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
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
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

新苑旁州人卷之三

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
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
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
與楊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
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
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
猶樂啓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
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煜煜有沈而與有浮而清沈
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同于草昧玄混

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
號紹天闡釋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夙乎其
書猶可得而脩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
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
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
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廼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
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間而恒文垂彝倫
數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
祖宗贊揚迪喆備哉榮爛真神明之式也雖臯夔衡且
密勿之輔比茲編矣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時至氣

詰
同書

三

周頌曰於穆清廟商頌曰猗歟那歟孔子曰始作翕如也從之終如也傲如也釋如也

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燿胡繼莽分尚不泄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搗之容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贖可探也並開述於一簣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至于參伍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是故誼士華而不救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亦猶於穆猗那

翁純嘏繼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鳥奕平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溯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龔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應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顧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渾元內霽臺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已與亢乃始虔肇勞謙兢兢

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
煥揚寓內而禮官儒林純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髮
髯雖云優慎無乃蕙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
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
辨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燔瘞懸沈肅
祗羣神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
於外園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輝承鱗於沼甘露宵零
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
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坳牧日月那畿卓犖平方州
洋溢乎要荒昔周姬有素雉朱鳥玄柜黃髮之事耳君臣

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
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為
身而有顯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啓
恭館之金騰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
哲也孔繇先命聖乎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
命也順命以創制因定以和神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
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聖心瞻前顧後豈蔑
清廟憚勅天命乎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
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
闕也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神苞舉藝文屢訪羣儒論

平定府州大...

...

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有嚴仁義之林藪。以望
元符之錄焉。既感羣后之謹辭。又悉經五錄之碩慮矣。
將緝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
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太律。其疇能且之哉。唐哉皇哉。
皇哉唐哉。

論贊類

公孫弘傳贊

凡史傳之末作一贊以論傳內人之善惡亦論之意也

班固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迹
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
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

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
羣士慕響。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
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
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
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
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同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
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
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
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
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亦講

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革命改也。言改魏命歸於晉也。

于寶

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杜預曰。帝鴻。黃帝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

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

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晉紀總論

自宣帝至愍帝。其善惡而論之。

于寶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

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畧獨斷。征伐四克。
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矧。
左傳曰官之奇目誠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
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
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
融前列。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
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
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
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
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

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善從為。
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
巴東永寧縣有高山相對。謂之峽。
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
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
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間
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
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
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
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
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闕伯實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

五臣無從字
五臣無從字
五臣無從字

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
號而有免官之謫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
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
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
名實及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
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
於荆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
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
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
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

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
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
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
未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
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
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
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
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
嘗戢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
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太患而不有其功禦

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
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
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
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
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
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
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宵懷故其民有見危
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
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
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

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
諸侯存亡之數長短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
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
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
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粟卽有郃家室至于公劉
遭狄人之亂去郃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糒糧
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太王
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
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

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
左乃右乃彊乃理乃宣乃賑以至王季能貽其德音
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
脩舊德而維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
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
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
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
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
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

終於逸樂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
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
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
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
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土衣食之事也故
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
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
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
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
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宣景遭

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主不明。不獲思庸於。剗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

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干舅姑。

◎左傳曰初平
至之東遷也幸
有適神川見被
髮而祭於野者
目不及百年此
其成乎其禮先
也
◎左傳曰季札
來聘請觀樂
使工為之賦陳
曰國無主其能

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
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間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
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
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
國之將亡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
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
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
之有譽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
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
術守文之主治之幸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

久物
◎左傳曰范燮
反自鄢陵之役
使其祝宗切死
曰君無禮而克
敵天益其疾矣
愛我者唯悅使
我速死無交於
難范氏之福也

聲樂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
以蕩蕩之德臨民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牛助亂於
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
亂得位羈於疆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
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
禾生於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
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
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
亡之後有少而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
朋按愍帝蓋秦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

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上諱
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
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
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太命重集于中宗
元皇帝。

評苑文選傍訓大全卷之十三終

